

嫌疑人A

大江流 著

DA JIANG LIU
WORKS

你如果认识
从前的我。

还会不会喜欢
现在的我？



她顶开所有苦难
只为活下去

一粒尘埃，他逆光而来
原以为人生再无黑暗
真相与耻辱却被人全部抛开

2017年让人窒息的残酷青春>>



赵小梨，你有没有设想过。
自己的将来？

她这样的人有将来吗？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嫌疑人A

大江流 著



DA JIANG LIU
WORKS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001	☞	第一章	不如毁了
026	☞	第二章	青出于蓝
053	☞	第三章	给谁不是给
068	☞	第四章	鬼迷心窍
081	☞	第五章	我跟她不熟
096	☞	第六章	许久不见
122	☞	第七章	瞒不住了
141	☞	第八章	我想见你
164	☞	第九章	她不甘心
196	☞	第十章	再见
220	☞	第十一章	冷酷女王
240	☞	第十二章	活该
262	☞	第十三章	她说她爱你
281	☞	第十四章	我陪你
305	☞	番外	





第一章

不如毀了

今年冬天天气异常，前几天的时候还艳阳高照，元旦晚上就刮开了风，第二天一早，整个南城中学都在风雨飘摇中了。

作为拿钥匙的同学，赵小梨依旧是七点到的学校。这个时候，学校门口还是一片静谧，因为下了大雨，连小吃摊也少了许多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学校门口停了几辆警车。稀稀落落来往的人，总会往警车上看上一眼。

作为东南亚某国的一个小城，南城的居民以华人为主，治安一向良好，这样的情景十分少见。

赵小梨忍不住朝警车多瞧了两眼，照旧跟门卫张大爷打了个招呼。

张大爷正在盘他那串菩提，还招呼赵小梨说：“丫头，看看我这串菩提怎么样了？”

赵小梨还真凑过去盯着看了看，然后笑着说：“比昨天油亮了点。”

张大爷得意地说：“那是。”

往常这时候，张大爷都会适可而止，让赵小梨去开门。可偏偏今天，他拦住了试图往里走的赵小梨说：“丫头，你等等吧。里面出事了，晚点等同学来了，你再一起进去。”

赵小梨脸上露出了迷茫的神色，显然猜不出学校里能出什么事。

张大爷于是神秘地说：“施恩军死了，就死在了他的办公室里，今天早上发现的，现在里面都是警察。”

赵小梨这下子面上就惊恐了，她有些难以置信地结巴道：“校……校长？”

这副害怕又惊奇的模样，倒是让张大爷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。可不是嘛，十七八岁的小姑娘，懂得什么呀！不让进就是对的，这不听到个消息就吓成这样了，若是真见了里面的样子，还不得吓坏了。

他点头道：“就是校长，听说昨天联欢结束后，晚上去各个班级串了一圈，就直接回了办公室，从那以后就没出来。他老婆回娘家了，儿子在高中住宿，他老婆后半夜回家发现家里没人，才出来找的，闹了一晚上，没想到，他竟然在办公室就过去了，才四十六，多年轻呀！”

虽然说不想赵小梨受到惊吓，但显然这种八卦，张大爷一大早也憋得厉害，他还感叹了句：“这下，余中慈可是高兴了，他在这当了十八年的副校长，终于能动一动了。”

等到说完，他才发现赵小梨还站在原地，脸上那副惊恐的表情已经消失了，变成了茫然。他便呸了一声说：“成了，我跟你个小姑娘说这些干什么？你进来待会儿吧，等会儿人多了，再过去。”说完，他就掀起了门卫室的帘子，一边走一边又嘟囔了一句，“好像说突发疾病死的，怎么叫了这么多警察过来？”

南城中学算是南城挺偏僻的一所中学了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俱全，但每

年能考上本科的人不过一两个，教学质量有名的一般。

但南城中学有一点却特别得到家长的认可——校风好，不像其他的普中，孩子们化妆、玩游戏、打架、谈恋爱，学校里都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从南城中学毕业，虽然上不了重点大学，但好歹不算是混出来的。因此，学校的生源一向不错。

这一切，自然归功于已经当了十八年校长的施恩军。

这个男人不过一米六五的个头，长相白皙瘦弱，听说不是本地人，大专毕业后来到这里，便娶妻生子扎了根。这人平日里不爱说话，即便靠了老丈人当了校长，也是见人就笑。

十几年前，不少人都不服他，直到有一次，隔壁建中的小混混们带着砍刀骑着摩托跑来找事，他便带着几个五大三粗的老师，从学校运动器材里拿了杆标枪直接站在了门外，扬言谁来南城中学找事儿，就先试试他的本事。

自此施恩军一战成名，人人都知道南城中学有个了不得的校长会用枪，谁也不敢来找事了。纵然他事后说自己压根不会耍枪，但老大这个称号算是安在了他身上。即便后来这个人当了十八年的校长，再也没露一手，但南城中学的小子们说起他，在外都是要自豪的。

而如今，这个颇有声望的校长，正趴在他位于办公楼三楼办公室的桌子上，桌子上的台灯被打落在了地上，紫砂杯翻倒在了正在批改的卷子上，浓茶在上面形成了褐色的印记，而旁边他耷拉的手上，还攥着一瓶打

开的氨茶碱片，瓶口朝下，地上散落着六七片白色的药片。

现场拍照完毕后，法医陆雪带着助理赵明明勘查现场。

“现场无血迹、无移动痕迹，死者头部正面朝下，额头有瘀青，身体俯卧，四肢直伸……死者衣物整齐，表面无附着物，口袋内有钱包、手机各一。”陆雪说着将东西放入密封袋中，绕到了死者的右手边，蹲下看了一眼他手中的药瓶，“氨茶碱片，大生制药的，规格是0.1克每片。”

她慢慢站起，将药片放入了密封袋中，对着一旁等待的刑警说：“可以移动了，帮我翻一下他，我看看前面。”

一直在记录的赵明明发表意见：“这就是一个猝死现场呀。”

南山区刑警队队长单宇瞥了赵明明一眼，她连忙闭上了嘴。

旁边勘查现场的关也忍不住冲她挤眉弄眼：“不懂又挨说了吧！”

赵明明回他一句：“就你懂。”

七点十五分，学生们开始陆陆续续到校。赵小梨也跟着同学进了校园。他们今年高二，早上有早自习，比高一的学弟学妹们要早到校半小时，用于老师们见缝插针地补课。

今天的早自习时间，原本是属于施恩军的——他是高二两个班的数学老师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的元旦晚会玩野了，还是因为大家都听说

了消息，班里格外的热闹，到处都是交头接耳的。

赵小梨坐在第三排的正中，有点犹豫，不知道该不该去取前天的数学卷子。后面的张菲菲却拍了拍她的肩膀说：“哎，你听说老大死了这事儿了吗？”赵小梨点了点头，还没等她说话，已经有人接上了：“昨天来咱们班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会一晚上就出事了？”

旁边更有自以为通透的人回答：“人命天注定。你们没听过那句话吗？阎王让你三更死，绝不留你到五更。看开点看开点。”

这话未落，后面就有人暴起：“赵猛，你敢这么编排老大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！”这话如炸雷，赵小梨也忍不住往后看去，却发现说话的人是他们班的体育课代表陶慕。这家伙人高马大，高一开学第一次自我介绍就宣称：“我就是觉得老大威风，冲着老大来的。”

陶慕的声音太大了，于是将班里的窃窃私语变成了集体大讨论，乱糟糟的，全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年们对死亡的好奇与惧怕。

赵小梨一直闭着嘴。张菲菲试图跟她说了几句话，瞧她这样也不吭声了，只当她是过于伤心，毕竟，施恩军对她不是一般的好。

不多时，班主任才匆匆带着高一的数学老师王云来了，冲着他们说：“从今天起，由王老师暂时给你们代数学课。”说完，他就冲赵小梨说，“已经讲到哪里了，原本今天的安排是什么？”

赵小梨回答：“前天进行了周考，今天该讲卷子了。”

一听这个，没备课的王老师显然松了口气——南城中学实在是不大，一届也就两三个班，施恩军只教高二的数学课，除了他之外，这么多年，竟没人上过高二的课，其他老师自然也没有准备。

班主任了然地说：“那就讲卷子吧。赵小梨跟我过来拿卷子。”

赵小梨连忙跟着班主任出了班级，就听见后面轰的一声又热闹起来，显然，他们想到了卷子的存放处——施恩军的办公室，那里可是死过人的。

班主任回头看了看，肤色本来就白皙的赵小梨的脸更显得苍白，显然她也是害怕了，便安慰她说：“尸体已经搬走了，处理得差不多了。别怕，你在外面等就可以。”

赵小梨点了点头。

办公楼她是常来的，施恩军的办公室是301，三层东边最里面面向南的房间。她上了三楼，脚步很自觉地慢了下来，班主任嘱咐她：“你就在这儿等吧。”

她站在了原地。从昨夜到现在不是刮风就是下雨，一直没有太阳，三楼所有的办公室都关着门，只有东西两头有两扇窗户，走廊里显得格外的阴暗与潮湿。她不由得缩了缩脖子。

从施恩军办公室那边过来的小伙子便盯上了她：“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你来的地方！”

赵小梨抬头看他，寸头，笑起来右边脸颊有个酒窝，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。当然，赵小梨知道这不可能，他最少也是大学毕业，应该只是脸长得嫩。这人并没有穿警服，这样的下雨天，只穿了件修身衬衫，薄薄的贴在挺直的脊梁上，挺拔得像学校里种的小白杨。

赵小梨想，原来警察还有这样的呀。

小伙子任她打量，问她：“喂，看够了吗？”

赵小梨的脸立马变得白里透红了，这实在是太失礼了。她低下了头，像只缩进了壳子里的乌龟，可小伙子却不想放过她：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没看见这一层的老师都走了吗？”

赵小梨就把原因跟他说了。这人“哦”了一声说：“原来你是施恩军的数学课代表，你昨天见过他吗？”

“见过，昨天的元旦会演他发表了讲话，元旦会演结束后我们上晚自习，他也来过。”赵小梨小声地说，怕是因为脸——她的脖子都红了，还是不太敢抬头。

这人又问：“哦，就这一次吗？自习后呢？”

赵小梨摇了摇头，这会子倒是把脸抬起来了，挺认真地说：“没有。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自习课上，怕我们玩疯了，他带着班主任到我们班里转了转，就去二班了，走的时候还吩咐我，说是昨天就能把卷子批完，让我今天早上来取卷子，早自习讲。”

班主任虽然说得信誓旦旦，但终究没拿到那沓卷子。

补课变成了自习，等到上午第三节课上课的时候，代课的王老师又抱回了一沓一模一样的卷子，说是跟第四节课的英语老师换了课，再延长二十分钟，凑够了一百二十分钟，重新考了一遍。

考完试自然就放学了。

下课铃一响，赵小梨就背起书包，在一片哀鸿中，飞快地出了学校。

她家就在旁边的一个老旧小区，最靠里最老旧的那一栋筒子楼，离这儿步行一共不到十五分钟。

最近几天，隔壁班余晖追她追得紧，闹腾得人尽皆知，结果隔壁建中的人知道了。余晖是有名的帅哥，眼馋他的可不止一个人，建中的大姐大胡萍也是其中之一，而且是最狂热的那种，狂热到每天放学都带着几个人在学校门口不远处堵着她，打骂推搡，反正怎么难听难看怎么来。余晖听说此事后挺愧疚，曾经找胡萍谈过，却不过是火上加油罢了。

越保护越欺负。

胡萍就是想不通，余晖凭什么看上了赵小梨？

后来还是施恩军让赵小梨帮忙，他们放学一起走过几次，她们害怕施恩军，就不再来了。

不过好日子也没几天，一个上午足够将施恩军死亡的事儿传得人尽皆知了，胡萍肯定也知道了。

果不其然，一出校门走到第一个胡同，她就听见有个沙嗓的女人叫了一声：“嗨，小娘子，最近过得不错啊。”

赵小梨停下了脚步，很郁闷地回头看过去，那边胡萍已经将建中那身绿蛤蟆色的校服脱了，穿了条短裙，最重要的是，她脚上蹬了一双高跟裸靴，足足七八厘米的跟，赵小梨的眼睛眯了眯。

那边胡萍招呼她：“怎么，几天不收拾你不听话了？过来！”

胡萍身后跟着她的两个跟班，一个人高马大，叫作大英子；一个骨瘦如柴，叫作刘丽。刘丽听到胡萍话落，直接就大步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，上手就扇了赵小梨一巴掌，推着她往前：“你听不见老大说话啊！”

赵小梨并没有任何反抗。

她就像是昨夜狂风暴雨中的一棵树，任由风将它吹成各种形状。她沉默地随着刘丽的推搡，进入了那条逼仄的巷子。

她逃过，可没用的。

所有人都在看笑话，没有人能来帮她。

让施恩军当挡箭牌的事儿，显然让胡萍十分气愤。赵小梨一走过来，

胡萍直接上手抓住了她的衣领，抬腿一脚就将她踹到墙上，然后压住了她。

胡萍：“你挺聪明啊，敢拿施恩军来当挡箭牌！怎么了，今天没招了吧？老天爷都不帮你，他死了！死得简直太棒了。我看你还想怎么逃！”

赵小梨的肚子疼得直冒虚汗，整个人都靠着那面墙支撑，可如果细听会发现，她的声音并没有害怕：“我没想逃，跟施校长一块走是因为统计成绩太晚了，我对余晖也没什么兴趣。”

“可余晖对你有兴趣。”胡萍离她很近，近到嘴巴里食物的味道也扑面而来。赵小梨忍不住退了退，可没有退路。胡萍显然发现了她的动作，用冰冷的手拍了拍她的脸：“小婊子一个，还他妈爱干净，呸！”

她往赵小梨脸上啐了一口，唾液星子溅了赵小梨满脸。赵小梨将拳头攥了攥，终于忍无可忍地说：“你够了！”

“够个头！”胡萍扯着赵小梨的头发，“你对余晖没兴趣，那显然就是余晖对你这张婊子脸有兴趣了？”她的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铅笔刀，那刀显然已经用了很久了，打开的刀片上全都是黑黄色的锈迹，接着她将这把刀抵在了赵小梨的脸上，“不如毁了吧，这样余晖就不喜欢你了，我也不会来找你麻烦！”

胡萍说着，用另一只手抓住了赵小梨的左手，然后咯咯地笑着说：“来，你自己割，记得让我满意哦。”

即便她的面容那么年轻，她的笑容那么灿烂，可赵小梨也能感觉到心里发冷。胡萍将刀塞进了赵小梨的手中，然后拿着她的手放在了她的脸上。

赵小梨愤怒地看着胡萍，胡萍却饶有滋味地看过来。

刘丽在旁边幸灾乐祸：“快啊，快割呀！”

她们看她就像是看一条狗，一只猫，不，是一只老鼠，一只蟑螂。

赵小梨的脚不由自主地慢慢地分开了步子，腿弓了起来，身体的重心在渐渐地下降，那把刀被她紧紧地攥在了手中……

“喂！你们在干什么？！”

紧张的氛围骤然被打破，赵小梨诧异地跟着胡萍的目光看向了胡同口。

刚刚赵小梨在办公楼遇见的小警察开着辆警车停在那里，窗户完全落了下来，正看着她们。似乎很不满意她们的沉默，小警察又来了句：“赵小梨，你在那里干什么？”

赵小梨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，连忙回应了一声：“我马上来！”

说完，她便一把推开挡在面前的大英子，捂着肚子朝着小警察跑过去。大英子还想拦着她，却被她又踹了一脚。

小警察八成看到了大英子的阻拦，开了车门走了下来。

胡萍应该是忌讳警车，并没有过去，而是看了两眼后，就带着两个手下，匆匆忙忙从胡同的另一头走了。小警察眯着眼睛看了看她们，却没有追上去。

赵小梨很快到了他面前，她的脸青白，不带一丝血色，右手扶着书包带，左手一直平放在自己肚子的位置，很是难受的样子。

小警察问他：“她们欺负你？”

不怪小警察言语偏袒，胡萍的打扮实在是不像个学生，而赵小梨偏偏是老师口中的三好学生。赵小梨也没隐瞒，点点头说：“她们看上了一个男生，那个男生说他喜欢我。”

“哦！”小警察意味深长地发出了一声回应，仿佛失去了对这件事的兴趣，不再去评论，而是问赵小梨，“你家在哪儿？我送你吧。”

赵小梨并没有推辞，她捂着肚子，很快就绕到了副驾驶室那边，开门爬了上来。回家途中，赵小梨听见小警察嘟囔了一句：“真没种。”赵小梨悄悄抬头看了看他，确定他应该是说胡萍。

车子很快开到了那栋已经摇摇欲坠的筒子楼前。

这座建于1980年的红砖楼，曾经是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楼房。那时候多少人为了分得其中一间房而挖空心思，借钱手段层出不穷，那时候，

住在这里的人都高人一头。

但这一切，都是赵小梨出生前的事儿了。

这里是她爷爷留给她爸的房子，一共只有两间半。后来她爸病死了，又将房子留给了她妈和她，她们一住就是这么多年。

红砖楼里有本事的人早就搬走了，搬不走的老职工们也相继去世了，剩下的，都是混得最不如意的，譬如，她的亲妈——师惠。

车子停在楼下，引起了不少邻居的探头探脑。赵小梨从车上慢慢爬下来，这些目光聚集在了她的身上。不用看，她都能知道这群人的意思——瞧瞧她，露馅了吧，肯定犯事儿了，都用警车送回来了。

她没吭声，低头向小警察道了谢，然后转身上楼。

“喂，赵小梨！”小警察也下了车，叫住了她。

赵小梨停住了脚步，回头看向那个站得笔挺的男生，小警察冲她微微一笑，露出了小酒窝，他的目光清澈，仿佛看透了这里的肮脏，他大声说：“我叫关也，编号×××××。如果你记起其他的事情，可以跟我联系，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。”

关也说完就开车走了，留下赵小梨一个人站在风里。她回头看了看楼道避风处聊天解闷的人，那些人已经不再看她了，便低头上了楼。